

最初认识农红梅，我以为，她是活在自己母亲的光芒里。

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在桂西北红水河中游的大化瑶族自治县，农红梅的母亲常常荣登各类领奖台。她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，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

2023年初，春天的暖光从窗棂斜射进来，农红梅看到母亲满是沟壑的脸庞，回想往事，心起波澜，装作不经意地说道：“妈，我在县特殊学校工作三十一年了，三十一年啊，我也离不开这些孩子了，看来我们真是母女同心啊！”

母亲总是那么淡定而温厚，微笑道：“这不好吗？”

三十一年前，1992年春节，年初五晚，人们还没有从庚澄庆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的激情演唱中沉静下来，而母亲一直长吁短叹，心思全不在过年的氛围里。原来，她动员了身边的所有老师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县特殊学校任教。这时，她的目光一亮，盯在了女儿的身上。“你来跟妈妈一起干吧！”蓝美英定了定神，故意说得轻松，其实内心纠结，这不是拉女儿往火坑里跳吗？农红梅似乎早有所料，还是硬蹦出一句话：“现在流行夫妻饭店、姐妹发廊，你可倒好，来一个母女聋哑学校，图个啥？”母亲一下子情绪激动，一连串反问，教书育人是为了什么？残疾孩子不是更需要爱和教育吗？如果你是他们其中一个呢？

那一年，农红梅22岁。从小到大，她一直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中成长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然而此时，母亲要亲手把自己往火坑里推，母亲的话也击中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部分，在她最需要女儿挺身而出的时候，能退缩吗？难道自己没有勇气站在母亲的身边？母亲的艰难和顽强，农红梅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。

1991年10月，刚刚成立三年的大化瑶族自治县，决定建设河池市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。组织决定，由时任县第三小学副校长的蓝美英负责筹建工作。1992年3月，县特殊教育学校正式挂牌开学，校舍是蓝美英拿出自家的积蓄租用的，学生是蓝美英单枪独马奔波三个多月动员家长送过来的。当时，没有人愿意到这个学校来受苦，蓝美英只好“扶持”了自己的女儿。农红梅当时在县第三小学已任教一年多。

农红梅的同事们感到惊讶与不解，纷纷劝说，再苦也不要去受那份累。她却笑了，即使内心有憋屈、有苦涩，倒是在别人费解的目光

中，陆生出一股赴汤蹈火的勇气来。

是的，初来乍到学校，面对和常人不一样的孩子们，农红梅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一切超出了自己的想象。“如果你是他们其中一个呢？”母亲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。

母亲说，我们得马上搬到学校去住，守护在孩子们的身边，吃住在一起。农红梅再一次惊掉下巴。说得确切一点，她们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，原本温馨的小家庭被硬生生地拆分了，她很难再吃上父亲拿手的酸甜排骨、香煎油鱼了。

年轻的农红梅，缺乏生活历练和经验，哪有母亲的收放自如。在新的“大家庭”里，母女俩轮流着上课、买菜、做饭、缝衣、洗被……刚开始，母亲不厌其烦地比划引导，女儿只好乖乖跟着学，小心翼翼，针扎了手，血渗出来，免不了撒娇、埋怨，任时光磕磕碰碰，却依然是日复一日地忙碌着。很快，农红梅的身心沉了下来、融了进去，像一滴墨汁，在洁白的宣纸上渗透浸润，变成了一朵静静绽放的花。

这是另一种生活。一边是隐隐担忧而充满期待的家长，一边是懵懵懂懂而莽撞无知的孩子。农红梅终于明白，不放弃，不单单是把孩子接到学校来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直面命运不公、勇敢融入社会，蜗牛爬得再慢，也终会到达塔尖。特教教师就是持炬者，以微弱的光束，照亮孩子面前那一段至黑的楼道，一步一步去接近每一个可能开启的门窗，直至他的眼前有光、内心透着光亮。

孩子们刚走进校园，情绪犹如乱风中摇曳不定的叶子，你无法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过来，要能准确地判断，必须用心去亲近和感悟。农红梅感觉自己应该是一把百变梳子，不



同个性适用不同的材质、疏密、梳齿。捋顺了，你就可以慢慢地教会孩子们自理，然后可以让他们坐下来安心学习了。

刚入学的聋哑孩子，没有任何语言基础，有的甚至连一个音节也发不出来。他们是多么可怜和无助！农红梅内心挣扎，无数次跟自己较量。她每每要耐下性子，一个字母、一个音节，一个字、一个词、一个句子，帮助他们练发音、对口形、学说话，常常一练就是几个小时，后来她嗓子沙哑、咽喉肿胀，连饭也吃不下。母亲提醒她，教学要用心用劲，但不要心急，心急容易上火，上火就会用力过度，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两天的事。

前进总要不断调整步伐。农红梅一路摸爬滚打，仅一年多后便荣获广西先进特殊教育工作者殊荣。她在不断学习，也在不断积累经验，全身心融入了这个大家庭。

她学会了寓教于乐，让孩子们在举手投足、辗转腾挪中，领悟生命的蓬勃、生活的美好。这里的孩子，好动的停不下来，安静的动不起来，更不用说各种沟通的障碍如层峦叠嶂。教一个简单的情境，要不厌其烦地分解、组合，再分解、再组合……更多精力和汗水的付出，收获的是成功的喜悦，看到的是孩子们欣喜的笑脸。有时候，农红梅在不经意抬头间，就会看到几个站在窗外的家长，转过身去偷偷抹了眼泪。待下了课，她们紧紧抱住农红梅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看到孩子每一次小小的变化和进步，带给她们内心是莫大的欣慰。

触摸教学法，炒黄豆教学法，诊疗教学法，游戏教学法……在这里，教学方式也是独特的。学校里的聋哑学生逐渐少了，智障孩子却越来越多，他们自控能力差，脾气急躁，做事冲动，教起来更不容易。韦小弟同学刚到学

校时，自卑，孤僻，固执。农红梅只好给他“开小灶”，与他的父母架起“直通车”，让身边的同学与他“拉拉手”，大家相向用力，终于迎来“铁树开花”。这并不是个例，孩子们各有各的缺陷和性格，然而，你不能拔苗助长，也不能宠溺迁就，而是不露声色地撬开他们的窗洞，让光一点点透进来。上帝给了他们“残缺的翅膀”，单纯、向善、专注却是他们“美丽的标签”。

“如果我们足够留心，足够敏感，足够柔软，就能发现孩子们也一直在专注地观察着老师，慷慨地表达自己的善意和欢喜。”这是农红梅说的。如果你只看到他们举止怪异、长相不雅、思维愚笨，那你就错了。能说话的，他们会使劲而动情地说——老师，爱你；老师，抱抱。那些还不能用语语清楚表达的，经旁边的同学解释一下，便知道他喊着——老师好漂亮。而说不了话的，他们柔美而雅致的手语，无疑是一种符号和艺术，那种独特的文字，随着眼神流露出纯净与真挚。

智障和语障的志求同学，农红梅锲而不舍地训练他，唇部肌力渐强，眼睛有了骄傲的光芒。先天性失明的柳成同学，有特教老师的培育，拥有了干净甜润的歌声、勤奋好学的乖巧、炽热真诚的友好。在这个特殊的校园里，我一次次地惊讶而羡慕，甚至于羞愧，每个人不能仅仅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，也不能仅仅看到世界的某一面。

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农红梅陪伴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成长，也陪伴着一个个学生在这里获得新生，走向多姿多彩的社会。她的青春年华，是属于那些折翼天使的；她的人生旅途，与孩子们走过风雨；她的喜怒哀乐，与孩子们相依相随；她的梦想，是去点燃孩子们的梦想……

农历癸卯年，拥有22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党龄，担任过16年班主任、18年党支部书记（副书记）的农红梅依然在潜心育人，守护桃李芬芳。她也在引领身边的同事，去笃定地播撒爱和善的种子。现在，她正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，去到重度残疾的小利香家，带给她阳光和信心。明天，她要去向为聋人案件做翻译。

我终于明白，母亲给予女儿的光芒，是人性光芒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女儿怀抱花束，蓬勃绽放，沿着母亲的脚步，勇毅前行，只愿自己做一束萤火微光，只愿人生能撒下一缕山间幽香。

【作者简介】 黄格，广西大化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池市文联副主席。

一晃好几天了，始终没有虎妹的消息。牛哥偷偷来到礼舍村口，甚至是虎妹家的门前，都没看见她的影子。

这天晚上，月亮无精打采地挂在树梢上，牛哥失眠了。爬起来，没有意识地随处游荡，发现自己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唐平湖。一场游戏一场梦啊，曾经的卿卿我我，现在的形单影只，不远处那棵高大的槐树，曾经见证了多少的甜蜜，树影婆娑，它也在嘲笑我吗？哎，树下有个黑影，难道是虎妹？是她，真的是她！牛哥飞奔过去，虎妹也看见他了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泪眼潸沱……

原来，那天藏在床底下的两个包裹，竟给同床的小妹发现了，小姑娘“伪保长”当惯了的，立即“汇报”母亲，私奔计划彻底破产，虎妹被软禁了，根本无法逃脱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见虎妹恢复如常了，母亲也渐渐放松警惕。这天晚上她想出门透透气，本是大妹陪着来的，结果瞌睡虫来了，大妹熬不住，一个人先回去了。真是天赐良机啊！

虎妹一口气跑到牛哥家，两个人一路跌跌撞撞跑出村子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干脆靠在一棵歪脖子柳树上喘着粗气。她紧紧地抱住牛哥，贴紧他的胸膛：“牛哥，我真的不想就这么断了。”“你不放弃，我更不会放弃，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的。”牛哥坚定地说……

月亮冲破云层，湖面上一片月色。一个星期后，两个人终于登上了东去的绿皮火车，来到了春潮涌动、激情澎湃的大上海。

两年之后，牛哥和虎妹抱着1岁大的女儿，从上海坐高铁回到了无锡老家。生米早已经煮成熟饭，两家人终于变成了一家人，时时能让你感受到爱的一家人。

【作者简介】 周宏伟，青年作家，江苏无锡人，作品散见于《散文选刊》《作家文摘》《海外文摘》《青春》等报刊。曾荣获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二等奖。



牛哥二十了，却从没放过牛。家里兄弟两人，弟弟小儿麻痹症，是个残疾人，牛哥却发育正常。虽然是农家子弟，却不知哪里来的音乐细胞，唱歌像杨坤，音色沙哑而特别，而且弹得一手好吉他。头发留得很长，天然带卷，颇有点艺术家的气质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苏南农村，乡镇企业特别发达，牛哥和许多同学一样，早就没了升学的心思，直接去邻村的锡厦铝业上班。挣了工资，穿着就更时尚了，上身花衬衫，下身喇叭裤，骑一辆凤凰二十八寸自行车，俨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。

虎妹属虎，温婉柔美。从小生长在九潭十三浜、九十九间半的龙形街上，虽然是小家碧玉，身上自有玲珑的仙气。虎妹是长女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。高中毕业后，也到镇上的裕通织造厂上了班。三村六巷，说起礼社古村漂亮的三姊妹，没有谁不知道的。

美丽的唐平湖畔，牛哥和虎妹在这里邂逅，一见钟情。牛哥喜欢弹吉他，虎妹喜欢唱情歌，唐平湖边经常有他俩的身影。虽然情投意合，但总还像隔着那层窗户纸，没有捅破。牛哥心里有点焦急，寻思着该如何突破一下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那天，虎妹答应去游泳，牛哥感觉应该能发生点什么。俩人来到湖边，牛哥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个粉红色的救生圈，往水里一扔，俩人一人一只手搭在上面，往湖心游。虎妹游泳技术还不熟练，而且胆小，有牛哥在身边，加上这只救生圈，顿时心里有了底气。不知不觉中游出了一大段，扭头望离岸已经很远了，虎妹开始有点发慌。牛哥放开救生圈，让虎妹独自搭着救生圈往前游，过了一会，牛哥突然又搭了上来，把救生圈往水里一压，虎妹一惊，不小心吃了口水，慌乱中张手一抱，把牛哥紧紧搂住，顿时两个人沉入水底。

牛哥原来想做个恶作剧，吓一吓虎妹，没想到反被缠住，一时慌了，也呛了好几口水，急忙想把她扯开，然后从侧面抓住她的手或者头发啥的，只要拉到水面喘口气，局面就可以控制。未曾想被虎妹紧紧抱住，九牛之力无处可用，只好双腿乱蹬，双手死命往上划，但无济于事。“完了，作死了。”牛哥在心里喊。突然，虎妹松开了手，自顾自蹬着双腿窜上了水面，牛哥身上一轻，自然也浮了上来。牛哥方知上当了，弄巧成拙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只好